



# 王喜娘

葛卫东

王喜娘大名王国珍,长相敦实,薄嘴唇,高嗓门,热心肠,是翻身河公社有名的媒婆。

王喜娘会写字,多亏年轻时参加过生产队的夜校识字班,三个上海知青轮流教。她家五斗橱里有五本写得满满的粉红塑料皮小本本,每张纸开头都是写得歪七扭八的人名,比如张大侯、王老五、钱二丫头、赵姐姑娘,有的还标注二大队、沟北、木匠、大个、聋子等,接着就是一连串记号、数字也夹几个字,生辰八字、脾气性格、长相人品、家庭光景都全的。王喜娘对相亲、提亲、换帖、过礼、盘嫁妆、铺床、过门、会亲、回门、生子、定喜日挑良辰一整套规矩格式透熟,做媒成功了就画双喜,至少吃四场席面,蛋茶、馓子茶就数不清啰。王喜娘已画双喜三十对,明年就七十岁了!

王喜娘和老伴儿王老汉养了两个姑娘,姐妹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大眼睛忽闪忽闪的,娘胎里带来的小酒窝。大姑娘秀银留在家里压头,上门女婿是沟西的张国成,以前在村办窑厂开机器轧砖头,后来开拖拉机送了几年砖头,去年春上从合作社贷款买了货车跑长途。二姑娘秀美嫁给红星桥西口弹棉花李兴国的老三李进才,大前年在公社开了店叫“进才五金农具”,孙女儿孙都在县城寄宿上高中。

秋天收稻,秀美过来帮忙就和姐姐商量好了,老娘生日是正月初八,不请近邻外客破费,就家里人操办一下。

腊月初二一大早,姐妹俩就带父母上县城说是看孙女儿孙,一脚就进了大商场,要给老两口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套新。王喜娘和王老汉说什么也不同意,在店门口较量来较量去,王喜娘只点头在一楼门厅的打折区买两套红棉毛衫、两双红袜子。两个丫头晓得老两口脾气,好在一楼品种也全货色也不错,架不住女营业员好口才,计算器按了好几遍,大包小包倒也拎了七八个。

王老汉看中打四折的大头棉鞋,王喜娘帮着挑鞋子时,秀美朝姐使了个眼色,秀银说,父,我去给国成带把刮胡子刀。

鞋子试了一双又一双,正讨价还价呢,秀银回来了,朝着秀美拍了拍滑雪衫的右口袋,把拉链拉拉紧,秀美明白了。

正月初八说到就到,大女婿二女

婿、孙女儿孙都齐了,二女婿带来十六斤的猪后腿、八斤水面、十二条大鲫鱼、两瓶盒装金六福、七十只寿桃馒头(70岁)、三十六寸奶油蛋糕、长春花两枝。中午吃面,晚上吃酒,这叫中面晚酒,好酒好菜铺了一桌子,两个女婿给王老汉又灌酒又点烟。晚饭后,孙女儿孙在院子里连放两只满天星大烟火,烧红了半边天,左右邻居都伸头看。

放完烟火,两个丫头把王喜娘拉到房间里,娘,你看,这是什么?

秀美变魔术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四方红布小包,一打开,一只黄澄澄的金戒指,正中是个寿字。

足金的,戴上试试。由不得王喜娘,秀银直接把金戒指套在娘的左手上。

大小正好,王喜娘心里乐开了花,嘴上却连连责怪瞎用钱。两个丫头说了一箩筐好听的,王喜娘的脸才慢慢由阴转晴。

戒指分量足,有一点点松,灵巧的秀珍找出根粗纱红头绳在戒指中间缠绕了七八圈。

不丑咧,这下子不念记挂经了,生产队里老太有几个有金戒指的?就你这个大!王老汉一身酒气进来了,王喜娘听了心里更加喜滋滋的。

正月里,村里又来了安徽戏班子,连唱三天,下午场《五女拜寿》,晚场《女驸马》。王老汉实在不想去,唧唧呀呀的有什么好听,幻灯片快看看不清字,一张戏票的钱到代销店买一方张字烟丝能抽个把月水烟台。王喜娘戴着金戒指跑在前面,王老汉扛着一张桑木板凳远远跟在后面。一路上不停有人向王喜娘打招呼,好几个老太太拉着她的左手端详,电灌站路口陆老太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看戏时,王喜娘时不时摸摸金戒指,回来时步子越走越轻快,一溜烟儿把老伴儿甩了八丈。

王喜娘白天都戴着金戒指,家务活儿真不少,挑猪草、喂猪、刷洗猪圈、打井水、烧火做饭、上灶炒菜、洗衣晒被,晚上摘下来擦干净,塞到原包装里放枕头底下才因得稳。

正月里,上门来请做媒的还不少,王喜娘用左手蘸口水翻小本本。有的担心属狗和属鸡不对头,王喜娘说狗对鸡笑嘻嘻;有的说今年闰月,不宜嫁娶,王喜娘说前头庄里季铁候不是蛮好的;

有的嫌对方没个正经营生,王喜娘说先成家后立业;有的说先物色物色不着急,王喜娘说早养儿早得力,早养姑娘坐头席;也有来讨教彩礼彩金的,彩礼老八样,肉鱼酒烟糖枣首饰衣服,长辈礼另带,肉是壮猪前后腿各一副,女方收前腿回后腿,这叫前提后走。赤脚医生刘翠娥来商量儿子结婚彩金,王喜娘说这个由姻亲双方通过媒人传话商量,主要看男方经济,一般六万六,女方收三万三,回礼三万三,这叫三万三黄金山,彩金也有其他吉利数的,收和回的数字都要讨个吉利图个顺遂。

也就二月头的那天晚上,王喜娘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摘金戒指,低头一看,左手光溜溜的,一下子从新式床上蹦下来,套上棉裤披着棉衣,让老伴儿打着电瓶灯,床上床下,屋里屋外,犄角旮旯找了个遍,再到猪圈用灯仔細照,把老母猪也吆喝起来了,足足折腾了半夜,又坐在床上仔细回想白天都去了哪些地方,一夜翻来覆去没困。

天蒙蒙亮,王喜娘拎着王老汉又到沟西的责任田边上转了好几圈,来回的小路跑了三趟,怕邻居看见要问原因,这才到家直奔猪圈又扫了两遍,猪食槽、灶门口、井池边、碗橱里、房门后面、衣柜角落,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,就是没有!

一连好几天,老两口一声不吭,王喜娘的脸色也不好看,炒的菜不是淡就是咸,煮的饭不是夹生就是稀烂,坐饭桌上也没心思吃,走路总低着头,眼窝陷进去了,眼圈也发黑,眼袋起了泡,说媒翻小本本时没精打采用右手……终于引起了秀银的注意,憋不住的王老汉悄悄说了实话。

晚上,秀银来到王喜娘房间说,娘,你放心,我眼睛好,明天帮你找,你定神困。又过了两天。

这天,王老汉正在烧早饭,王喜娘在刷猪圈,秀银推出自行车说,父,我到秀美家去一趟,中饭不要等我,太阳快落了秀银才到家的。

第二天上午,王喜娘正用搓衣板洗衣裳,秀银从里屋跑出来,举着一只泥漱漱的金戒指,大声喊,找到了,在墙脚砖头缝里!

可不是,就这只!在哪儿的?在哪儿的?王喜娘呼啦啦地站起来,在身上擦

擦手,接过金戒指,看到寿字,眼泪流出来了,用手反复抹擦,整个人立马精神了。

噢,粗纱红头绳怎么没了?细心的王喜娘问。

噢,脏了,我解掉了。说完,秀银从屋里找到一根细纱红头绳,重新绕了十几圈结实实地扣紧了。

满天云雾散了,王喜娘又神气活现起来了,嗓门好像比以前更高了,说媒时又用左手蘸口水翻小本本了。

开了春一晃就快到清明,麦田要下春肥,茅池也该清清了。

还有有个账,这个怎么算?一向俏皮的刘二故作深沉地说,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只金戒指放在桌上,寿字闪闪发光,还缠着粗纱红头绳!噢?这怎么回事?王喜娘看着手上缠着细纱红头绳的金戒指。

老王,你个老员外,喂猪都喂金戒指,吃金戒指属金戒指,哈哈,肖三开起来玩笑,一拉刘二就出了门,外面月光真亮!

王老汉瞬间明白了,还是乡里乡亲的好,你们两个老实人啊!来来来,香烟,还有两瓶酒,土鸡蛋……装了两袋子,边喊边追上去。

你们这两个坏丫头,就晓得骗老娘,王喜娘一个巴掌拍在秀银肩膀上,一嗓子放声哭出来,泪珠子簌簌地落,哭了两声又笑起来,秀银跟着笑,王老汉也笑着回来了!

没几天,整个公社都晓得了。翻身河河弯弯的李二聋子见了面就不知趣地问,王喜娘,今天手上戴的是细纱红头绳还是粗纱红头绳啊?

嗨,有本事,叫你老王再养两个丫头!王喜娘习惯性地摸摸金戒指笑着怼过去。

## 走上岔道,仍不悔

明前茶

东北大庆的同学到南方来开交流会,特意在南京停留半天,一定要见我一面。多年未见,我依旧在南京南站出口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一眼认出了“朱老虎”,这是他大学时代的绰号,他剃着淳朴的平头,他的身量、发型,像小老虎一样的抬头纹,都与读大学时一模一样。

朱老虎带来了他的礼物——装在细麻布袋里的五斤油豆角,他微笑着说:“上车前我特意去菜市场买的,每一根豆角我都挑了肉头厚实,微微发紫的。东北人都知道,这品种好,炖起土豆排骨来,那是一绝。你十年前去哈尔滨出差,不也对这种油豆角的软糯念念不忘。”

没想到,十年前我在论坛上的些微感叹,竟被同学记在心里,这份情谊,着实让人动容。这十斤油豆角,一半送了我,另一半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,在小茶楼,老师特意问起朱老虎,他将来退休后可想叶落归根,回到江南,他笑道:“不回来啦,我已经适应大庆的暖气,东北的物产,连口味,如今也像东北原住民了。主要是因为媳妇不适应南方的气候,大概七八年前,因为工作繁重,她莫名患上皮肤病,一到南方就犯湿疹,北上北方,干爽的风一吹,症状就舒缓大半。加上我的父亲三年前去世后,母亲跟着哥哥移居北京,江南已经没有了重要的亲人了。”

这是一位被爱情改变生活轨迹的男人,上大学时,因为同样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与散文,他在朗诵小组里遇见这一生最重要的人:一位像小白桦一样明亮又聪慧的女孩,来自隔壁班,是来入那些挂厚棉帘的门,对一个南方人的心血管系统,就是一次又一次严苛的“拉练”。他记得自己刚到大庆时,时常流鼻血,皮肤瘙痒严重,洗澡前经常发现秋裤上沾满皮屑,状如干雪,涂抹多少润肤露都没有用。为了舒缓干燥,他备课时,书桌的左右要各放一大盆水,睡觉时,床头也要放水。“那年月,不知打翻了多少盆水,书房和卧室水漫金山。我家的拖把,都要买三个。”

这30年,有无数个梦回,怀念江南?听我这一问,他握一把油豆角在掌心,缄默半晌,笑道:“人都贪心不足,我们总会想着,没有走过的那一条岔道也许更好,但我后来想一想,机缘巧合,我

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,可能风景更开阔。”朱老虎教过很多学生,他们因为喜欢化学老师,后来有不少人都报考了中国石油大学、东北石油大学、西安石油大学等高校,从事了与石油化工相关的工作。直到今天,学生回来看望老师,会约朱老虎一起到城郊的树林里散步,他们谈论电影,油画,由手风琴改编的歌曲,谈论怎样操纵无人机拍出雾凇的奇观,依旧有说不完的话。

时间过得很快,朱老虎教的第一届学生也已人到中年,长出零星白发,王国维曾用“急景流年真一箭”来形容这种白云苍狗、星霜荏苒的感受,而师生一起散步时,会与秋日的白桦林劈面相遇,秋天的阳光为白桦树镀上明亮又沧桑的感受,它们树干光滑,树干上无数的圆形节疤仿佛“眼睛”,“眼睛”里盛满各种各样的神情,有的忧郁,有的沉思,有的睥睨,有的娇嗔。朱老虎意识到,“能看到这些眼睛,能有一点不被人理解的精神生活,能找到我的爱人,我选的路,也可以说完全不差”。

他回忆这些年来周围人对他的照顾:在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,凡是可以回南方的会议和培训,领导都安排他去;媳妇每年都跟他回江南过春节,哪怕30年前在绿皮火车上根本抢不到卧铺,两口子将两张好不容易买到的硬座留给孩子睡觉,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铺

擦手,接过金戒指,看到寿字,眼泪流出来了,用手反复抹擦,整个人立马精神了。

噢,粗纱红头绳怎么没了?细心的王喜娘问。

噢,脏了,我解掉了。说完,秀银从屋里找到一根细纱红头绳,重新绕了十几圈结实实地扣紧了。

满天云雾散了,王喜娘又神气活现起来了,嗓门好像比以前更高了,说媒时又用左手蘸口水翻小本本了。

开了春一晃就快到清明,麦田要下春肥,茅池也该清清了。

还有有个账,这个怎么算?一向俏皮的刘二故作深沉地说,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只金戒指放在桌上,寿字闪闪发光,还缠着粗纱红头绳!噢?这怎么回事?王喜娘看着手上缠着细纱红头绳的金戒指。

老王,你个老员外,喂猪都喂金戒指,吃金戒指属金戒指,哈哈,肖三开起来玩笑,一拉刘二就出了门,外面月光真亮!

没几天,整个公社都晓得了。翻身河河弯弯的李二聋子见了面就不知趣地问,王喜娘,今天手上戴的是细纱红头绳还是粗纱红头绳啊?

嗨,有本事,叫你老王再养两个丫头!王喜娘习惯性地摸摸金戒指笑着怼过去。



## 致时光

萧萧

◎良宵  
夜晚不冷不热,轻衫足够  
清冽的月光  
如含泪的露水

这是适宜的良宵  
适宜轻轻掀动想念

一弯幽怨  
敲响了古寺的远钟

我,在另一半的美好里  
安放静逸的衰老

◎火车的鸣笛  
一种生活  
像火车的鸣笛  
突然而响亮

它回旋的颤音  
闪电般迅速  
一下子,插入日子的心窝

这时,我该喊疼  
还是默默地惊喜

◎妥协  
我被日子挤醒  
再被滔天的浪恣意冲刷  
在这样惶恐的俗世  
我还来不及安慰自己

生活是咸涩的盐  
我只能尽量慢慢地舔  
慢慢地笑,而后习惯重口味

这是妥协的爱  
除此之外,再没有一盏灯  
在夜里宽容地照亮

◎致时光  
我是一页薄纸  
你在我身上写着一个个词语

写出生命、呼吸  
写出人间、父母  
写出童年、天真和青春

写下爱情、奋斗、挣扎  
写下幸福、忧愁和痛苦  
而现在,你又写下孩子、责任  
写下我不得不面对的琐碎、  
衰老与死亡

时光啊,我能不能央求  
你的笔落得慢一些。让我可以深深地  
逐一爱上它们  
爱上它们亲切、消逝的冷和暖

最后还要请你添一个词  
叫——  
眷恋

◎现实的春天  
怎样才能触摸你的花蕊  
让思想尽情开放  
而我,像一颗卑微的种子  
从生活的冻土中  
探头

这是繁华的春天  
忘却所有孤独  
埋葬感伤

如果桃花不开  
那么,爱情不会灿烂微笑  
一个现实的春天  
取出冬天深藏的温暖  
带走我无尽的泪水

芳香依旧弥漫  
我站在春天的手指上  
为爱沉默

◎遥远  
当初之爱,还镶着金边  
悬在河流之上  
而我已走向下游,滚滚的浪涛  
席卷了砾石的身世

有星辰陪伴  
光灿的部分褪去,那眼神里  
的疼痛  
闪烁着……

爱的余烬  
惭愧,无言而遥远

◎时光里的一枚刺  
到了现在,得承认  
我只是时光里,一枚微小的刺  
不声不响  
把生活的肌肤戳破

我还得承认,时光宽宏,博大  
把我尴尬的身体抱在怀里  
允许撒娇和惹祸

而我,又是多么委屈  
多想放弃尖锐  
成为一粒干净、仁爱的种子

